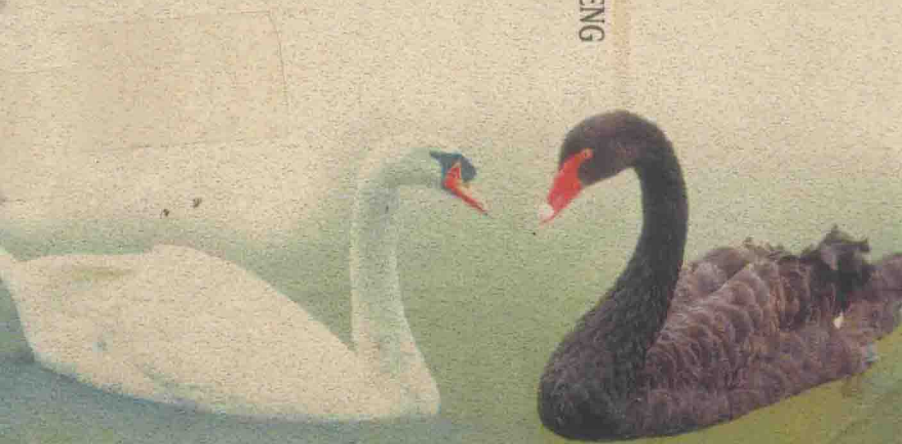


萍水相逢

吴振尧 著

作家出版社

PING SHUI XIANGFENG



内容提要

PSSIF

萍水相逢

吴振尧 著

再现一代打工青年创业艰辛与无尽思索 世界情

云 作者难以将自已

已经、腐朽和朽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萍水相逢/吴振尧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9

(作家与时代文丛. 3/张振金, 黄承基主编)

ISBN 7-5063-2192-0

I. 萍…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3482 号

萍水相逢

作者: 吴振尧

责任编辑: 张玉太

版式设计: 黄福智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肇庆市端州报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开

印张: 15.25 插页: 1

版次: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192-0/I·2176

总定价: 150.00 元(全十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吴振尧（笔名：亚牛、郭晓、曾尧、吴京、九连山人），某工程施工公司经理。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惠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散文诗协会会员。已出版长诗集《爱的光环》、《宝林之歌》，抒情短诗集《梦醒时分》、《吻的预言》，长篇报告文学集《情路》，散文集《情缘》等书。曾荣获“优秀业余作家”称号，十二次获得省、市级文学奖项。长篇小说《萍水相逢》是作者历经数年、苦心创作的反映当代生活的佳作。

写作是他的业余爱好，记录时代的缩影是他的心愿。不为功名利禄动情，专觅历史春秋真谛。自觉命运和仕途喜忧难分，心灵和现实总是火光飞花。



内 容 提 要

内地中学毕业，只身南下到美丽岛“寻梦”的李萍，在火车上认识了拐卖妇幼、走私贩毒头子，被骗到酒吧当侍女，与酒吧女相妹子、王玲等人过着人间最黑暗的非人生活，但亦窥探了犯罪团伙丧心病狂地拐卖妇幼和贩卖人体器官的丑恶勾当。正当主人公李萍生活在罪恶团伙之中而不能自拔的时候，而身体多病、独守乡村的母亲悲怆死去，弟妹两人到美丽岛找她时，弟弟车祸致残，妹妹失散被拐卖，……她经历了种种打击和磨难后，终于得到了有正义感的戒毒中心主任医生的同情，结为夫妻走向新生活。

这是一部当代都市生活题材的长篇。展示人性的狂野，直面都市生活，着墨芸芸众生，审视经济大潮风云。是一曲惊人心魄的生活尘歌，一幅奇世狂燥的情缘画卷。再现一代打工青年的悲欢命运，演义一个民族的时代风云。作者难以按自己原来的愿望去回避经济建设中残酷的丑恶、腐朽和现代文明的负效应，却荡涤萎靡混浊之风，张扬清正雄浑之美，淋漓尽至地艺术再现当今生活的真实，为中国当代文学画廊展示了一幅全新的图像。《萍水相逢》将经济大潮中奇特怪异的两极溶于一体，表现了作者特有的才华，其文化生存背景留给我们无尽的思索。

小说贴近现实，把美丽岛尘缘画卷，经济圈惊世奇情

的故事,放在珠江三角洲最南端改革开放的前沿演绎,以独特的视角和笔法,较深层次地反映了在改革开放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精神面貌,精妙地运用悬念、蒙太奇和意识流等文学手法,又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撷取铺陈,故事生动、情节引人。

小说是一部有相当现实价值和历史厚度的作品,展示了广阔的时代,语言清新,人物有深度,是当今难得的值得充分重视的好作品。

1

人类社会，追求纯粹和真实，是人类永恒的意愿。人，不论是谁，说实话，都在为之而努力，所谓生活就是这种苦斗的过程。

人是一个复合体，可以创造不同的社会环境，同时，人也是一个无性物，而不同的社会也可以塑造不同的人性。特别是女性，更是竭力想保持纯洁和美好。

在美丽岛，就塑造了不少秉格和人性迥然不同的人。在一个个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环境里，就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人或说不同的怪物。记得美丽岛的人都会不寒而栗地用怀疑的心境和目光审视本书的记叙，或者不加分析地批判而否定。不管怎样，只有那些亲历其间或经受其害的人和或享尽其福的人，才会惊叹。

美丽岛这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四周交通发达、风景宜人的小城，一次又一次的变迁，一条又一条的社会轨迹，它的变化与人类社会或者说与中华民族史的发展是同步的，喜怒哀乐都是社会性和民族性的。它在一九九七年以前是个面对资本主义的香港以及辽阔的南太平洋海面，背靠绵绵的南天第一山，左踩珠江星，右涉珠江水，是一座美而富有的传奇小岛。岛内二十多万正式居民，十多万流动人口，三十多万的人口和近百家外资企业以及数千家的各类商业企业，使这个美丽的小岛显得热闹喧嚣、灿烂辉煌，每天都有大批的人员乘汽车、火车、轮船抵达小岛。

这个小岛上，李萍是从同学的电话中知道的，小岛在全国的知名度是极高的，各大小报刊的记者们纷纷轮番云集这个小岛，有的是为了小岛传闻而来，有的是为小岛开放以及他的新面孔而来的。有慕名而至，也有为了别的什么或寻求什么特殊而特别的东西而来的。例如，一份小报刊登的一条新闻，就足以吸引成千

上万的人蜂涌上岛，这里曾经被一些传媒比拟为类似美国的淘金地。虽然到这里淘金的人不用像美国人到西部淘金那样经过长期的艰辛劳作和挣扎，只有一两天的高速火车或几小时的飞艇和飞机就可以登上这个岛，寻找自己的淘金乐园。

李萍在硬卧座位上，双手托着脸，愁云未消，心中有一个难于启齿的结。这次离家，南下打工，是有生第一次独自一人闯北走南。她从不同的角度了解过美丽岛的故事。神奇、新鲜，而又充满胆怯。她心中的向往是十分复杂的，也是非常微妙的。列车在飞驰，向着南中国的最南端而去，列车时时发出刺耳的轧轨声，现在她连这也不放在心上。那声音老是不停地响，好像向她报告列车的速度。每逢停车的时候，那一再重复的音响就止一会，这反而使她好感到寂寞。要是所有这一类肮脏、讨厌、令人作呕的东西都这样顽固地反复出现，那就只能捺着性子去适应。人也许天生就具有顺应的美德吧！

沥沥细雨不停地下着。列车就像在眼前的棉花帷幕，掀起一阵风，横冲直闯朝前开。座位上坐满了人，就连过道上也挤得满满的，身子要动一动都挺费劲。冬至刚过，天气相当冷，李萍好象是为了要挡住后颈上的一股寒气，把大衣领翻了起来。

脚也渐渐冷了。她试着动了动硬挤到皮鞋里的脚趾头，感觉有点迟钝，反复做了一阵相同的动作，鞋子里才似乎多少有了点暖气。但过了不久就又变冷了。她用手抹了模糊的玻璃窗，视线仍旧注视窗外。不过，她的眼神并没有专门注意白雪覆盖的外部世界的变化。

列车从北方欢快地奔向南方，穿过金色的田野和美丽的树林，带着隆隆的轰响驰过架在明亮河水上的座座铁桥，车后卷起团团飞舞的尘埃。

在硬座车厢里，闷热得令人窒息，烟草的气味使人嗓子 and 眼睛发痒。颠簸和闷热使得乘客们疲惫不堪，只有那位精力充沛、眉开眼笑而又好动的精悍小子例外。他衣着华美，殷勤好客和健谈。跟他同行的是一位少女。一望而知，他们是新婚夫妇。而当

她抬起自己的睫毛瞟他一眼的时候，她的双眸就像星星一样晶莹闪亮，变得水汪汪的。她的脸蛋儿很美，只有堕入情网的年轻姑娘才有这样的美貌：整个脸儿显出妩媚的粉红色，一双轮廓分明的红嘴唇纯洁迷人，一对眼睛那么乌黑，简直难以把瞳孔与红膜区分开来。

当着外人的面，他也没有感到不好意思，不时对自己的伴侣表示亲昵，应当说，这种亲昵是相当粗俗的。此人仿佛以主人的傲慢无礼，以恋人独特的自私，向全世界宣称：“瞧，我们多么幸福——这也使你们幸福，不对吗——”他时而抚摸她那从连衫裙底下明显凸出的富有弹性的大腿，时而捏捏她颧颊，时而又让自己那又黑又硬、向上微翘的小胡子去使她的脖颈发痒……但是，尽管他兴高采烈，在他那时常眨眨的眼睛里，在他上唇的抽动中，和刮得光光的向前突出、中央微凹的方下巴的清晰轮廓里，还是闪现出一种贪婪的、提心吊胆的不安神情。

这对恋人的对面坐着二位乘客：一个是个清瘦、整洁的青年人，头上抹了发蜡，头发梳到鬓角，叫张易海；一个秃顶的胖胖的老板，他虽然摘下自己那顶硬硬的帽子，但还是热得气喘吁吁，不时用湿手帕擦汗涔涔的脸，他叫逢已年。刚才那个精悍的新婚青年人走过来。他约三十出头，叫水秉浓，小个儿，宽额、大眼、五官端正，容貌俊美，略欠强壮的体美，但显得挺拔，潇洒，属于那种走在路上能赢得年轻姑娘悄然一顾的翩翩美男子。滔滔不绝的谈话，恰似炎热的夏日一只苍蝇在门窗紧闭的窒闷房间里有节奏地碰撞窗玻璃时发出的嗡嗡声，使乘客们有点疲劳和心烦。但他毕竟会想办法活跃大家的情绪：他变戏法地讲俗话笑话，充满了微妙、独特和幽默。当他妻子到过道上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他讲述这样一些东西，致使那位邻坐的脸上泛起了满意的笑容，使那位老板粗鲁地纵声大笑，他的便便大腹不停拌动，而那像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一个嘴上没毛的孩子，好不容易才制住自己的笑和好奇心，把脸转向一边，为的是不叫邻人看到他脸红。

水秉浓的妻子对自己丈夫表现出令人感动的纯真的体贴与关心，她时常用手绢给他擦脸，给他扇扇子，不时给他整整领带。每逢这种时刻，他的面部表情总是显得傲慢，愚蠢而得意。

“噢，请问”，清瘦的青年人，一面咳嗽一面客气地问道：“请问，老弟，您从事什么工作？”

“啊，我的天哪！”水秉浓以其讨人喜欢的坦率说道，“我一个可怜的合资企业公司职员，我们在这年月能干点什么呢？我只不过让自己干点商品推销和经纪人的工作而已。眼下我可……。嘻！嘻！嘻！你们自己明白，先生们，我们要度蜜月——别脸红，相妹子这可不是一年之内能重复三次的事情。不过随后我就得使劲跑买卖和工作了。这会儿我跟相妹子进城，去探望一下她的亲戚，之后再上路。我是想带着妻子作一次旅行。就是说，有点像新婚旅行。我是北岛公司和两家外企商行的代表。你们愿不愿意看看我随身带着的货样……”

他十分迅速地从一只漂亮的小黄皮箱里取出几本长长的硬纸板折子，并以一个裁缝的灵巧动作抓住一头，将其打开，它们的页扇随之迅速向下伸展开，发出微弱的咝咝声。

“你们瞧，多好的货样：一点也不比外国的差。你们仔细看看。譬如说，瞧，这是中国的，那是外国的花呢，或者瞧这哗叽。你们比一比，用手摸摸，你们马上发现，本国货并不比外国的差。而这就说明了进步，说明文化的发展。因此，外国把我们中国人看成是落后的野蛮人，纯属无稽之谈。”

“话说回来，我们拜访一下我们的亲戚，看看集市，也到‘花宫’去瞧瞧，遛一遛，逛一逛，然后就去美丽岛，顺流而下到惠州去，去深圳度完了假再回自己的老家湘西。”

“多么美好的旅行。”张易海谦恭地说。

“不消说，是挺美好的。”秃顶的大胖子逢已年老板表示同意。

“但是不带刺的玫瑰是没有的。推销员这一行是极其艰苦的，而且要多方面的知识，不仅要求懂业务，而且要懂……这怎说呢

……要懂人心。别人并不想订你的货，可你得说服他，就像说服大象那样，苦口婆心，直至他感到你的话确实有道理为止。因为我推销的东西完全是货真价实的，不弄虚作假。假货或者劣等货生意我是不干的，哪怕给我几万元的好处我也不干。无论什么地方，你们随便到哪一家卖计算器或者卖微型电脑，或者卖CS产品的商店，只要问一问，水秉浓为人怎样，那么，每一个都会回答你们：‘水秉浓——这人好极了，简直是金子，这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像钻石一样诚实的人。’”此时，水秉浓已经掀开了地道的合资产品微型电脑，并且又向大家表演他熟练的操作技能。里面整整齐齐地显示出一组数码。

“有时候也会碰上不愉快的事情，比如地盘被占啦，在你之前已经去了不少推销员啦。那你简直毫无办法：你的话他们连听都不听，只是一个劲儿地摆手。不过，这只是对别人这样。我能够把他说得心服口服，使他像苏志刚先生的番禺香江动物园里的白虎那么听话。然而，更不愉快的事情是，在同一城市里做同样生意的两个竞争对手碰到一起。比这还糟的情况也有，某个蠢蛋自己一无所成，还把你的生意给破坏了。这时你就要施展各种妙计比如把他灌醉，或者把他引到错误的路上去。这职业可不轻松！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行当，就是推销假眼和义齿。不过这生意无利可图。我想洗手不干。我知道，人年轻力壮的时候，像螟蛾一样飞来飞去，然而，一旦有了老婆，而且还可能有儿女成群的家庭……”他笑嘻嘻地拍了一下那女人大腿，对方立刻满脸绯红，显得异常妩媚动人。“正由于我们民族多灾多难，上帝才赐予我们旺盛的生殖力……因此才希望有自己的事业，你们是理解的，希望在什么地方定居下来，有自己的茅屋，有自己的家具，有自己的寝室和厨房。是不是这样呢，先生？”、“是的……是的……嗯，嗯……是的，当然，当然。”退役军官宽容地答道。

“正因为如此，我才接受了相妹子的一份薄的嫁妆。什么叫‘一份不大的嫁妆’呢？！就是说，那点钱李嘉诚是不屑一顾的，可在我手里却算是一大笔资本了。不过还应当说，我也有一些积

蓄。熟悉的商行还会向我提供信贷。如果上帝保佑的话，我们是能够吃上面包白米饭，逢休息还可以吃上美味的鱼。”

“在时下看来，鲈鱼是最好的鱼！”气喘吁吁的逢已年说道。

“我们自己要开办一家‘父子商行’。你说对吗，相妹子，也包括儿子？而你们，先生们，我相信你们会赏给我生意做的，对吗？只要你们一看‘父子商行’这块招牌，你们马上就会想起，有一次你们同一个年轻人一起坐过火车，那人由于爱情和幸福简直都变傻了。”

“——一定！”逢已年说。

水秉浓转向他说：

“不过，我也干过经纪的事情。买卖地产啊，代办典契啊，你找不出比我更高明的行家了，而且佣金极低。什么时候你需要，我一定为您效劳。”他俯首将自己的一张名片递给了逢已年，顺便也向他邻座的二位各赠送一张。

逢已年从自己的衣袋里也掏出一张名片。

“南海投资贸易工业集团总裁——逢已年”水秉浓大声地念道：“久仰，久仰！那好吧，要是您需要我为您效劳……”

“怎么？也许……”逢已年若有所思地说：“嘿，也许良机结良缘嘛！我这次刚好是去美丽岛，想出售一座林中别墅。看来得烦劳您，您来看看好啦。我总是在尧舜皇宫酒店下榻。也许我们能做成什么交易。”

“噢！我几乎已相信能做成交易，最亲爱的总裁先生。”喜形于色的水秉浓大声说道，他轻轻地用指尖在逢已年膝盖上点了点，“您尽管放心吧。水秉浓做什么事情，您事后一定会感激他的，就像感激自己的生身父亲一样，一点不错！”

半个小时以后，水秉浓同嘴上没有髭须的张易海站在车厢平台上抽烟。

“张先生，您经常去美丽岛吗？”水秉浓问道。

“我还是头一次呢。我们中队在岛上驻防。我是在湘西出生。”

“哎——呀——呀！您选到好处啦。”

“是啊，招兵时没有别的后门可走，碰上运。”

“要知道，美丽岛可是个好地方！在整个中国它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小城。”

“不错。”

“就是说，眼下年轻的张先生是去美丽岛消遣消遣？”

“是的，我想在那里停留两三天。其实我是要到深圳去。我有两个月的假期，不过顺路观赏一下这座城市，倒也很有意思，听说它很美。”

“嗨！那还用说吗！绝妙的海岛！喏，完全是园林加西欧式的城市。要是您能知道，那里都有什么样的大街、电灯、有轨电车、戏院！要是您能知道，那里都有什么样的夜总会、酒吧！您自己就会入迷的。我劝您，年轻人，一定，一定去逛逛‘花宫’和‘养生堂’，也到岛上去看看。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那里有怎——怎样的女人啊！”

张易海脸红了，他移开视线，声音颤抖地问道：

“是啊，我听说过。难道她们真长得那么美？”

“哎呀，皇天在上！您要相信我的话，那里根本没有一般漂亮的女人。”

“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那里全是绝色美人儿。您明白，那是多么有意思的血流混合啊！有日本女人、俄罗斯女人和泰国、菲律宾女人。我多么羡慕您，年轻人，您是个光棍，是个自由的人。假如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让自己大出风头！而最令人惬意的是，她们都是极其热情的女人。简直像团火！还有哩，您知道吗？”他突然意味深长地悄声问道。

“什么？”张易海怯生生地问。

李萍睡意朦朦中被他们的高谈阔论搅得烦躁不安，她不知道这三个人是个什么货色和来路，他们的言谈足于使她呕吐。她疲倦地伏地窗口茶几上，打着盹，双手按捂着双耳，以防被他们的

1

人类社会，追求纯粹和真实，是人类永恒的意愿。人，不论是谁，说实话，都在为之而努力，所谓生活就是这种苦斗的过程。

人是一个复合体，可以创造不同的社会环境，同时，人也是一个无性物，而不同的社会也可以塑造不同的人性。特别是女性，更是竭力想保持纯洁和美好。

在美丽岛，就塑造了不少秉格和人性迥然不同的人。在一个个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环境里，就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人或说不同的怪物。记得美丽岛的人都会不寒而栗地用怀疑的心境和目光审视本书的记叙，或者不加分析地批判而否定。不管怎样，只有那些亲历其间或经受其害的人和或享尽其福的人，才会惊叹。

美丽岛这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四周交通发达、风景宜人的小城，一次又一次的变迁，一条又一条的社会轨迹，它的变化与人类社会或者说与中华民族史的发展是同步的，喜怒哀乐都是社会性和民族性的。它在一九九七年以前是个面对资本主义的香港以及辽阔的南太平洋海面，背靠绵绵的南天第一山，左踩珠江星，右涉珠江水，是一座美而富有的传奇小岛。岛内二十多万正式居民，十多万流动人口，三十多万的人口和近百家外资企业以及数千家的各类商业企业，使这个美丽的小岛显得热闹喧嚣、灿烂辉煌，每天都有大批的人员乘汽车、火车、轮船抵达小岛。

这个小岛上，李萍是从同学的电话中知道的，小岛在全国的知名度是极高的，各大小报刊的记者们纷纷轮番云集这个小岛，有的是为了小岛传闻而来，有的是为小岛开放以及他的新面孔而来的。有慕名而至，也有为了别的什么或寻求什么特殊而特别的东西而来的。例如，一份小报刊登的一条新闻，就足以吸引成千

上万的人蜂涌上岛，这里曾经被一些传媒比拟为类似美国的淘金地。虽然到这里淘金的人不用像美国人到西部淘金那样经过长期的艰辛劳作和挣扎，只有一两天的高速火车或几小时的飞艇和飞机就可以登上这个岛，寻找自己的淘金乐园。

李萍在硬卧座位上，双手托着脸，愁云未消，心中有一个难于启齿的结。这次离家，南下打工，是有生第一次独自一人闯北走南。她从不同的角度了解过美丽岛的故事。神奇、新鲜，而又充满胆怯。她心中的向往是十分复杂的，也是非常微妙的。列车在飞驰，向着南中国的最南端而去，列车时时发出刺耳的轧轨声，现在她连这也不放在心上。那声音老是不停地响，好像向她报告列车的速度。每逢停车的时候，那一再重复的音响就止一会，这反而使她好感到寂寞。要是所有这一类肮脏、讨厌、令人作呕的东西都这样顽固地反复出现，那就只能捺着性子去适应。人也许天生就具有顺应的美德吧！

沥沥细雨不停地下着。列车就像在眼前的棉花帷幕，掀起一阵风，横冲直闯朝前开。座位上坐满了人，就连过道上也挤得满满的，身子要动一动都挺费劲。冬至刚过，天气相当冷，李萍好象是为了要挡住后颈上的一股寒气，把大衣领翻了起来。

脚也渐渐冷了。她试着动了动硬挤到皮鞋里的脚趾头，感觉有点迟钝，反复做了一阵相同的动作，鞋子里才似乎多少有了点暖气。但过了不久就又变冷了。她用手抹了模糊的玻璃窗，视线仍旧注视窗外。不过，她的眼神并没有专门注意白雪覆盖的外部世界的变化。

列车从北方欢快地奔向南方，穿过金色的田野和美丽的树林，带着隆隆的轰响驰过架在明亮河水上的座座铁桥，车后卷起团团飞舞的尘埃。

在硬座车厢里，闷热得令人窒息，烟草的气味使人嗓子 and 眼睛发痒。颠簸和闷热使得乘客们疲惫不堪，只有那位精力充沛、眉开眼笑而又好动的精悍小子例外。他衣着华美，殷勤好客和健谈。跟他同行的是一位少女。一望而知，他们是新婚夫妇。而当

她抬起自己的睫毛瞟他一眼的时候，她的双眸就像星星一样晶莹闪亮，变得水汪汪的。她的脸蛋儿很美，只有堕入情网的年轻姑娘才有这样的美貌：整个脸儿显出妩媚的粉红色，一双轮廓分明的红嘴唇纯洁迷人，一对眼睛那么乌黑，简直难以把瞳孔与红膜区分开来。

当着外人的面，他也没有感到不好意思，不时对自己的伴侣表示亲昵，应当说，这种亲昵是相当粗俗的。此人仿佛以主人的傲慢无礼，以恋人独特的自私，向全世界宣称：“瞧，我们多么幸福——这也使你们幸福，不对吗——”他时而抚摸她那从连衫裙底下明显凸出的富有弹性的大腿，时而捏捏她颧颊，时而又让自己那又黑又硬、向上微翘的小胡子去使她的脖颈发痒……但是，尽管他兴高采烈，在他那时常眨眨的眼睛里，在他上唇的抽动中，和刮得光光的向前突出、中央微凹的方下巴的清晰轮廓里，还是闪现出一种贪婪的、提心吊胆的不安神情。

这对恋人的对面坐着二位乘客：一个是个清瘦、整洁的青年人，头上抹了发蜡，头发梳到鬓角，叫张易海；一个秃顶的胖胖的老板，他虽然摘下自己那顶硬硬的帽子，但还是热得气喘吁吁，不时用湿手帕擦汗涔涔的脸，他叫逢已年。刚才那个精悍的新婚青年人走过来。他约三十出头，叫水秉浓，小个儿，宽额、大眼、五官端正，容貌俊美，略欠强壮的体美，但显得挺拔，潇洒，属于那种走在路上能赢得年轻姑娘悄然一顾的翩翩美男子。滔滔不绝的谈话，恰似炎热的夏日一只苍蝇在门窗紧闭的室闷房间里节奏地碰撞窗玻璃时发出的嗡嗡声，使乘客们有点疲劳和心烦。但他毕竟会想办法活跃大家的情绪：他变戏法地讲俗话笑话，充满了微妙、独特和幽默。当他妻子到过道上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他讲述这样一些东西，致使那位邻坐的脸上泛起了满意的笑容，使那位老板粗鲁地纵声大笑，他的便便大腹不停拌动，而那像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一个嘴上没毛的孩子，好不容易才制住自己的笑和好奇心，把脸转向一边，为的是不叫邻人看到他脸红。

水秉浓的妻子对自己丈夫表现出令人感动的纯真的体贴与关心，她时常用手绢给他擦脸，给他扇扇子，不时给他整整领带。每逢这种时刻，他的面部表情总是显得傲慢，愚蠢而得意。

“噢，请问”，清瘦的青年人，一面咳嗽一面客气地问道：“请问，老弟，您从事什么工作？”

“啊，我的天哪！”水秉浓以其讨人喜欢的坦率说道，“我一个可怜的合资企业公司职员，我们在这年月能干点什么呢？我只不过让自己干点商品推销和经纪人的工作而已。眼下我可……。嘻！嘻！嘻！你们自己明白，先生们，我们要度蜜月——别脸红，相妹子这可不是一年之内能重复三次的事情。不过随后我就得使劲跑买卖和工作了。这会儿我跟相妹子进城，去探望一下她的亲戚，之后再上路。我是想带着妻子作一次旅行。就是说，有点像新婚旅行。我是北岛公司和两家外企商行的代表。你们愿不愿意看看我随身带着的货样……”

他十分迅速地从一只漂亮的小黄皮箱里取出几本长长的硬纸板折子，并以一个裁缝的灵巧动作抓住一头，将其打开，它们的页扇随之迅速向下伸展开，发出微弱的哒哒声。

“你们瞧，多好的货样：一点也不比外国的差。你们仔细看看。譬如说，瞧，这是中国的，那是外国的花呢，或者瞧这哗叽。你们比一比，用手摸摸，你们马上发现，本国货并不比外国的差。而这就说明了进步，说明文化的发展。因此，外国把我们中国人看成是落后的野蛮人，纯属无稽之谈。”

“话说回来，我们拜访一下我们的亲戚，看看集市，也到‘花宫’去瞧瞧，遛一遛，逛一逛，然后就去美丽岛，顺流而下到惠州去，去深圳度完了假再回自己的老家湘西。”

“多么美好的旅行。”张易海谦恭地说。

“不消说，是挺美好的。”秃顶的大胖子逢已年老板表示同意。

“但是不带刺的玫瑰是没有的。推销员这一行是极其艰苦的，而且要多方面的知识，不仅要求懂业务，而且要懂……这怎说呢